

二十四史全译

史記
第一册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书店出版

二十四史全譯

史記

第一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二十四史全譯：繁體精裝版/許嘉璐主編。——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77-0607-7

I. ①二… II. ①許…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
紀傳體②《二十四史》-譯文 IV. ①K20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7610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全八十八冊)

總策劃 楊冠三 楊冠平
策劃執行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責任編輯 蔣愛民 毛津蘭

出版發行 同心出版社
(100005 北京市東單三條8-16號東方廣場東配樓四層)
電話 010-65259206-8022
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新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779.75 字數 9800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77-0607-7
定價 全套 88 冊 26 8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聯係。

(100086 北京海澱區知春路 118 號知春大廈 10 層 1001 室)

Tel: 010-62638590 Fax: 010-62638590)

ISBN 978-7-5477-0607-7



9 787547 706077 >

序

許嘉璐

一、爲什麼要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

中華民族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姑無論幾千年的史學傳統和分散在浩瀚文獻和文物中的歷史資料，單是記錄民族歷史的骨幹——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記錄了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滅的主要史實這一點，就是世界僅有的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與未嘗中斷的幾千年歷史記錄相並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綿下來，形成特色鮮明、歷久長新的文化傳統，並且不斷吐故納新，發展豐富。這也是世界所僅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民族的現實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歷史邏輯的延續。我們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國家興衰起伏的經驗和教訓，以爲振興中華的資糧；單就文化建設而言，也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中找到規律，以爲建設中華文化的資糧：今日之中華文化是昨日之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昨日的歷史和文化存在於多種多樣的載體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二十四史，就是傳世文獻中不能不重視的典籍。

我們正站在祖先的肩頭續寫着中華民族歷史的華章。這個時候最需要歷史的和文化的自覺。不認識、不尊重自己過去的民族，難以自覺地設計未來並爲之奮鬥不已；反之，像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的偉大復興，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之優劣長短的清醒認識和分析。

要做到對過去與未來的清醒和自覺，就要讀史。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展和教育制度與內容的演變，現代社會的人們能夠閱讀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寫的史書的，已經寥寥。對於衆多對中華民族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說，儘量準確的譯文不失爲門徑和橋梁。當然，要想進一步更細緻地體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譯文的，但是有這種需要的畢竟不多，或者當有了這種需要

時應該已經具備了直接閱讀原著的能力。

中國要走向世界,就要讓世界瞭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現在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接觸過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的,至於能够基本準確地領會史書原文,自如地運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書的譯文可以讓所有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外國讀者,利用這根“拐棍”間接地使用中國古代史書;如果將來有人想把這些史書譯為外文,它也不失為重要的參照。——我們想讓這部“全譯”同時成為中國古史走嚮世界的中介。

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够出入於“正史”,而不僅僅從後人的史學論著中瞭解自己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同時為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外國人提供方便,並且為有朝一日把“正史”譯成外文準備些條件,我們決心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取名為《二十四史全譯》。作為“二十五史”成員的《清史稿》,由於成稿倉促等原因,歷來為史家所不滿,重修清史勢在必行(事實上這一工作 2002 年已經開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意義不大,因而沒有納入我們翻譯的範圍。

二、翻譯和出版過程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 4000 多萬字,譯文則近 6000 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脫產”)。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也還並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量。我們提出了“以直譯為主”的原則,這就要求言文盡量對應。從理論上講,古今語言要完全“直譯”,也就是嚴格地一一對應,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生活的演變而演變;某種社會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種社會和生活的詞匯一般來說也要退出全民語言的範圍;語言是交流(包括達情)的手段,不同社會的人,思與情是極為細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藉助於環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時隔千百年,要完全復原古人在一定社會生活環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祇能盡力而為而已。這樣,要做到盡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但需要更多的時間反復琢磨,還需要所有的譯者都具備較好的古今漢語和史學等等多方面的修養。當今的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彌補的辦法祇有廣詢能者,集思廣益,遇有問題反復研討。

雖說是史書,但是二十四史實際幾乎包含着古代的一切文體。不但在人物

傳記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體中還錄有駢文、詩詞、騷賦。這也是翻譯工作的難點所在。對於多數譯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講授過多次的篇目，落筆時也覺其難。雖然我們在遇到這些文體時採取了通融的辦法，但是否能令讀者滿意尚未可知。

這項工作的難處還有非學術方面的。先後參加翻譯的，約逾 200 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來自七所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名錄見各分卷）。能够在本書中承擔任務的幾乎都是各所的業務骨幹，各有本單位下達的繁重科研任務，現在外加這項工作，又是分散進行，進度幾乎無法保證；參與者衆，風格各異，對“直譯”標準的理解和把握不同；連同原文上億字的校對、編輯加工，工作量之大，若非矢志弘揚中華文化的編輯出版者孰願爲之！篇幅既大，人員復多，周期過長，所需經費必夥；而國家百業正興，一時還不能顧及於此，從社會上籌集資金，復因企業投資文化事業的意識還要等待和培養，其事之難不言而喻。加之近年來先後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譯作，雖然有的或號稱全譯實爲選譯，或自云精審實則草率，有些甚至難以卒讀，但既已立在購書者的書架上，市場也已縮小，這又增加了籌資的困難。

但是，種種困難如果和我們所認識到的這項事業的意義相較，應該說就算不得什麼了。關鍵在於堅持，在於找到志同道合者，在於各個方面相互理解，親密合作。

屈指計來，這個項目從啓動到付梓已經經過了 13 年。1992 年，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決心用這一項目爲精神文明建設、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貢獻點力量。起初是和一家願意爲此做些奉獻的民營企業合作，開局是順利的。隨後，學者們的本職工作對完成譯稿的衝擊越來越大，交稿時間一拖再拖，更出乎意料的是投資者破產了，工作祇好停頓下來。一疊疊稿子壓在手裏，欠着譯者幾十萬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過了兩年，終於遇到知音：江蘇省南通開發區南山投資有限公司楊冠三先生、北京北緯機電技術有限公司楊冠群先生、冠通期貨經紀有限公司楊冠平先生從事的行業雖與史學無涉，其公司也並非擁資若干億的巨企，但是當瞭解了《二十四史全譯》的意義後，便毅然決定投資支持；爲此他們共同出資組建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從這時開始，各卷能否按照新的進度表交稿就成了關鍵。作爲主編，所着的急已非言辭所能形容；投資和出版者更是不堪忍受。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爲這個項目組織了幾十人審稿、校對、錄入，投入數百萬元。顯然，譯者交稿向後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用寢食不安、形容枯槁來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譯者和出資者之間的協調人孟繁華先生當時的景況恐怕是不爲過的。而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却從沒有絲毫要停頓或退縮之意，出資者更是連一句

埋怨的話都沒有。作為譯者一方，我們固然為十多年的心血得以問世而欣慰，同時也因看到了我國企業家中有這樣熱愛中華文化，並為之盡力者而高興。這大概也是中華文化振興的高潮即將到來的徵兆之一吧，而南通南山投資有限公司等幾家則是先行者。

在沒有親口吃梨子的時候，對梨子的味道不會有真切的感受。雖然事先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絕對沒有料到難到如此的程度。現在回想一大批編輯、錄入人員坐等稿件，每天來電話詢問各卷進展時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對不起熱心的企業家和編輯者，又無力強使未做和未完的稿子一下子齊、清、定地來到我們面前。此時我纔懂得“不知深淺”這個詞組的深刻含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悔不當初”四個字不斷在腦中出現，却又不能說出，這種狀況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

不過事情總算做完了。在我們急難的時候，西南師大、華中師大、廣州師院的先生們“拔‘筆’相助”，不但按時交稿，譯者、主編都異常認真負責。其情其意讓人永遠難忘。

所可告慰廣大讀者和投資出版者的是，所有參加翻譯工作的先生們，都是精益求精，不敢率意為之。我們工作的流程是：先由顧問、主編副主編、分卷主編副主編共同擬訂工作規則、翻譯條例、古代職官、地名處理辦法、書寫格式；分工後請各分卷試譯，試譯稿由分卷主編審閱，修改後交主編再審，遴選出標準譯稿若干篇，印發給全體譯者參考。翻譯工作正式全面開始後，每篇都要經分卷主編審查，除原譯者修改外，最後由分卷主編定稿、簽字；分卷譯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譯》辦公室”（設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員按照齊、清、定的標準檢查，不合標準的退回補充修改；主編從稿件中隨機抽查，一查譯稿是否符合條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編是否審改過，三查譯稿質量。譯稿分批交出版編輯人員，首查是否齊、清、定，次查翻譯質量，遇有較多問題，退原翻譯單位修改；遇有普遍性問題，提出解決辦法請主編斟酌決定。

我們之所以制訂這樣複雜的工序，是因為前面所說的翻譯之難。如果不讓每篇譯稿“過五關斬六將”，就不敢出手，深恐玷污了古人，貽誤了當世。即使層層把關了，我們也不敢說在譯稿付印之前自己可以完全安心了。

我們在這裏不嫌繁復地寫下這部書翻譯和出版的始末，是因為《二十四史全譯》的完成和出版，在古籍整理領域是一個不小的成果，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其間的甘苦曲折應該記載下來，希望後人不再如此艱苦地工作；同時也是為了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據此對我們進行指導和批評。

三、關於直譯與其他

古文的翻譯和外文的翻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書由不同譯者譯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樣子。除了個人的風格、理解的深淺和語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還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要找到一本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翻譯著作，是很難的，這也是同一本書可以有多種譯本的重要原因。我們爲了確保翻譯的質量，也爲了能方便讀者和原文對照，所以力求直譯。這樣，雖然譯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學色彩較濃的文章）可能不大順暢，但是因爲留給譯者的自由空間要小得多，因而在距離原文意思遠近方面也更“保險”一些，雖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風險。

對所謂直譯，人們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讓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譯文中落實，譯文中的字句在原文裏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據。直譯並不等於譯文的語句和原文一對一，一詞不能加，一字不能減。自古訓詁家們註釋或翻譯文獻（例如“章句”之學）無不根據文意適當增減。所謂增，即由於古今語言和表達習慣的差異，翻譯時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隱去或隱含的詞語也譯出來；所謂減，即把原文重複而譯文不很需要的詞語省去。但是這種增，又和訓詁之大忌“增字解經”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顯，今則使之落實的；後者則是原無其意而譯/註者以己之意添上的。當然，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區分，這也就是爲什麼歷史上的訓詁大家幾乎都難免增字解經之疵的緣故。這部《二十四史全譯》在力求直譯時，當然也避不開上述的矛盾，至於做得如何，則需要專家們和廣大讀者加以鑒定。

古代史書，處處出現大量地名、官名。這二者是隨時代而不斷變遷的，不但名稱屢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變化萬千。翻譯不同於註釋，註釋可以用後代的地名、官名與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後代的地名、官名來翻譯，必將似是而非，那對於翻譯工作來說就是失誤。因此我們一律採取徑用原名的辦法。這雖然可能讓一些讀者失望，但如果他們瞭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諒譯者的。

四、我們的感謝

擔任本書顧問的是四位老前輩：原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林，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陰法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茲全。這幾位先生都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人，從來不擔任祇有虛名的職務。他們對《二十四史全譯》寄予厚望，不但有會必到，有意見就提，而且親自審閱、修改樣稿。

工作中輟，他們表示理解。他們對這部書的關心和支持，一直激勵着所有參與其事的人。作為主編，真是難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周林、鄧廣銘、陰法魯三位先生竟已先後作古。令人高興的是何先生還很健康，但也九十高齡了。——十三年的光陰哪！

任何一本書的出版，在作者看來，交了稿，此後就是出版單位的事了。雖然可能也知道錄入、校對等等工序繁雜，但對其艱難未必都有深切的體會。這部《二十四史全譯》的出版過程給許多參與翻譯的專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能按時交稿給出版者增加的困難這裏不必重復，由於譯者衆多，難免水平參差；篇幅巨大，譯時或有遺誤，於是編輯們在收到稿子之後，復核版本、審查譯文、斟酌商改、統一體例、多次校對，而每一次的改動既要商諸譯者，又要麻煩錄者，直到出了膠片纔可以稍稍鬆口氣。責編們都是既有古文造詣，又有經驗的老編輯，其工作態度可以用一絲不苟來形容，譯文的毛病很難逃過他們的眼睛。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專職副主編”的作用。如果這部書還能讓讀者基本滿意的話，應該說，有一半的功勞是他們的。我們在這裏代表所有的譯者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並且希望讀者在閱讀這部書時能體會到並記得他們的辛勞與認真。

2003年7月15日於
日讀一卷書屋

許嘉璐

再版序

楊冠三

《二十四史全譯》二〇〇四年一月初版，至今九年，三千套書早已全部售罄，決定再版，同時出版這幾年組織編寫的《〈二十四史全譯〉紀傳人名索引》和《二十四史導讀》。此時，不由地想起十幾年來，許許多多認識的不認識的讀者及非讀者朋友，對我做這件事的關注。《全譯》出版後，有媒體給予高度贊揚，有素不相識的讀者撰文對我和我的同事們表示感謝，也有很熟悉的朋友對我持嘲諷和批評的態度。我想趁再版之機，向這些關心我的朋友們說明一下，我為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聽說二十四史全譯項目：由開國元老倡導，著名史學家顧問，全國高校古籍文獻整理機構和史界名家參加，列入國家重點出版規劃。說該項目亟需資金。當時我一口回絕。不是我不知道二十四史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中“惟一”的地位，而是不理解，這樣一個關乎民族歷史、國家文化戰略，投資大、周期長，很難產生經濟效益的大項目，為什麼國家財政不支持，而要由個人投資？

三個人幫我回答了這個問題，幫我堅持下來，完成了這麼一件超出我能力範圍的大事。

—

《二十四史全譯》的主編許嘉璐先生是個有見識的學問家，講起話來從容、睿智，旁徵博引，鏗鏘有力，他說理時的邏輯性讓你的思維跟着他走，他講話時的激情讓你熱血沸騰。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在京城大廈頂層的旋轉餐廳，以後在他的辦公室和家裏又傾聽他多次，用茅塞頓開來形容是很恰當的。

爲什麼要做這個全譯？人就在歷史之中，任何事情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邏輯的延續，《二十四史》是歷史延續的最重要的載體。以梵語爲例，梵語是古印度的標準書面語，在最具代表性的四種古代語言中，梵語文獻的數量僅次于漢語，遠超過希臘語和拉丁語，然時至今日，梵語的四大聖典及兩大史詩，已經少有人能讀懂了，祇能供少數學者研究之用。古漢語的經典，如果不及時搶救保護，代代傳承，很有可能重蹈梵語經典的覆轍。危險是現實存在的，這件事兒現在不做，以後恐怕想做也沒人能做了，因爲能够翻譯《二十四史》的人，要熟悉中國歷史，通曉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對於天文、音律等專門學科的翻譯，除文字功底外，還要具備古代和現代的相關專業知識。而“當今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能擔此任者，屈指可數，且不少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我突然發現，我真的就在歷史之中，而且是在一個重要的時點上。這是關於中華文明傳承和搶救的大事。如果後人說起，曾經有過這麼一個歷史機會，拱手送到一個人面前，他却袖手不理，那這個人豈不是一個茫昧遲鈍的人，乃至成爲一個歷史罪人？每念及此，不免會出些冷汗。

二

《二十四史全譯》的出版總編輯孟繁華先生和我相識三十餘年，于我亦師亦友，也是一位認真做學問的人，博古知今，落筆如神，却又儒雅謙和，彬彬有禮，人稱孟夫子。他既是編譯、編審，又是總編輯，也是錄入、校對、出版、組織、協調的實際主持人。他來找我談投資，不應則已，應下來就是毫無保留，義無反顧。因爲我們是共過患難的朋友。

好朋友處事，有時就不講規矩，第一筆付給編委會的錢四十萬，孟繁華給我打了個電話，就來人取走了支票，沒有任何手續，連白條都沒打。過了一年我才知道，二十四史全譯原來是一位很有實力的房地產商要做的，後來放弃了。爲做這個項目，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家公司，合作伙伴據說是資金雄厚的文化商人，要求控股，但沒到半年又要求撤股。這些我都没在意。本來計劃一九九九年六月交完最後一批稿子，兩千年前付印出版，可到了二〇〇二年，還有相當一部分稿子沒交上來。我真有點急了，親自過問，到編輯部去上班，才搞明白，這原來是一個無法想象的浩大工程。

全譯的作者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武漢、南昌、廣州等地。有

的說稿子做完了，丟了，必須從新做起；有的人沒有做完，生病了、出國了，必須另請人做；有的做完了，但和出版的要求不一致，必須大幅度修改。爲了減少反復，公司編輯部派專人，夏天，汗水淋漓，拉着裝滿稿子的箱子坐火車去各地，和作者溝通。編輯部本身有一份《工作通訊》，對翻譯、編輯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交流。對編輯中的重要修改詞句要列表，注明原文、原譯文、擬改、審定，爲一語而思忖，爲一詞而躑躅。有時審而難定，相互切磋，或另商高明，或再查源出。以信達雅爲標幟，視硬傷如仇寇。異體字、异形字要辨識和統一。排版、字庫軟件，遠不如今日成熟，須造字近萬字十餘萬字次，文字變動引起版式變動，都可能產生新錯誤，有的要校對十幾次，誠如前人所說：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這不是一般出一部大書，這是一批認真的人在集體做學問，在精心打造一部鴻篇巨構。現實中時光靜靜流逝，他們則淡定面對歷史。我徹底絕望了，希望說服這樣一批人在這樣一件事上加快速度不過是一個妄想。

不經意哪一天，我在孟繁華先生的辦公室看到一隻由天然樹根自然生成的大木龜，龜背上滿是凸起的木瘤，剛剛從井岡山托運回京的，桌上有兩頁剛勁有力的字：

井岡有大樹，不知其歲。其冠參天如雲，賴有此根。養分水分，點點滴滴縷縷，上達于枝葉。時有乾旱，紮根愈深。遇疆土頑石，或盤而繞之，或尋其微隙，穿而行之。年年歲歲，不見天日，委曲堅忍，難以名狀。詩雲：宵兮冥兮，龍兮龜兮，負天載地，永不止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太古中來，混沌鴻蒙，遙乎其歲，邈乎其程。體匍匐而昂首，履泥淖而澄明。創痕滿體，矢志如一，蹣跚復蹣跚，不知其所終。

指龜言志，還是第一次見到。就在那一瞬間，我徹底打消掉關於說服、動員、重訂工作計劃、合理安排時間、盡可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所有念頭，鄭重、真誠地對孟繁華先生說了一句話：“你放心，我一定堅持把這個項目做完。”

三

與《二十四史全譯》看似毫無關係實則至關重要的一個人是我的父親楊承裕先生。父親少年時本一富家子弟，才華橫溢，酷愛詩書。日寇來犯，遂書生拍案，棄筆從戎，黃埔畢業翌日，即與日軍生死相搏；自此，奮不顧身，南征

北討，守宜昌、下松山，兩次入緬作戰，在名垂青史的中國遠征軍中，多次負傷，多次立功。後半生却因這一段光榮歷史受盡磨難。最長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最令父親痛心的是抄家焚書，祖傳的一部《二十四史》和數十種古籍被付之一炬。

我非富豪，憑一己之力恐難完成“看不見盡頭”的跨世紀工程。我和妻子趙文新女士商量，去找我倆最敬佩的父親談。憑父親的睿智和胸懷，其實無須多談，憑父親在我兄弟四人心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也無須多商量。我大哥楊冠琪、二哥楊冠群、四弟楊冠平，二話不說，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籌措資金，並專門為《二十四史全譯》成立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由我任董事長，楊冠平任總經理，不知天高地厚地幹起了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父親一直鼓動、激勵、支持我傾全力完成《二十四史全譯》。但二〇〇四年出版之日，父親已病重，沒能翻閱這部煌煌巨作。二〇〇八年，父親病逝，墓碑上深深地刻着我為他恭寫的挽聯：忠義方正，投筆從戎御倭寇；厚德載物，教子修史礪千秋。

父親的名字當之無愧地與《二十四史全譯》并存。

四

《二十四史全譯》出版後，我先後贈送給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泰國詩琳通公主等，榮獲好評。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莊芳榮先生特意致函：“《二十四史全譯》，煌煌大作，規模恢宏，裝制精雅。惠我館藏，無任感佩。二十四史，全譯對照，打通古今，入史出史，方便衆人。嘉惠當代，貽惠將來，傳布歷史，厥功甚偉。至為銘感，特此函，謹致謝忱。”

書就要再版了，不由得想起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上我的致詞：

我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感謝許嘉璐先生、安平秋先生以及《二十四史全譯》的諸位老師、全體作者，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公司，這樣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個重大的歷史機會，使我們能夠和傳承中華文化這樣一個大題目聯係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榮幸。還要感謝我的員工，記得第一套書面世時，所

有的員工列隊鼓掌，有些女孩子流下了眼淚。人們常用“十月懷胎”來形容孕育一個嬰兒的艱辛，但七年懷胎呢？十年懷胎呢？我們現在對這部書就是這樣一種感情。

由我擔任董事長的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名不見經傳，但是是一個很有特點的公司。

第一個特點，它是一個很“小”的公司，七年的時間祇出版了一本書，這就是今天我們贈送給國家圖書館的《二十四史全譯》。

第二個特點，它是一個很“怪”的公司，公司開始的註冊資金祇有一百〇八萬，以後不斷增資，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却要大筆支出，每年要使用大量的現金，來支付工資、加班費、稿費、錄入排版費、編輯費、校對費等等；無償使用家族中其他公司的資金、場地、人力；這個公司的管理層，從董事長、總經理、總編輯到很多工作人員都是兼職，至今為止，他們沒有在這個公司拿過一分錢，反而還要往裏貼很多費用。每年工商局年檢，都要專門作解釋。

第三個特點，它又是一個很“大”的公司，除了沒有書號外，它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出版社。因為它把一部書出版的全過程都做到了，從選題、策劃、創意、組織，到組稿、編輯、校對、定稿、封面、版式設計、選購紙張、印刷、裝訂、出版、發行，甚至延伸到製做函套，打造明式書櫃。

《全譯》再版之際，我說這些話，是希望讀者在閱讀這部書時，除了品評史籍的厚味和譯文風調，也能略略了解我們這些外行人士如何貿然踏入這個令大多數人畏而遠之的領地，如果對我們幹專業活兒的認真、艱辛和難處有所理解和同情，則不勝欣慰與感激。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為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並以此為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為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並將其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於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為規範字。例如：

①“幫”、“𨵿”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幫”。

②“氷”為異體字，改為規範字“冰”。

③“𠂔”、“𠂔”、“𠂔”、“𠂔”、“𠂔”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𠂔”。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為：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於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為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為例，舉證說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涼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為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為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為“庵”，而保留原字。

齋(異體字)

賁(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齋”指攜帶，與“賁”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賁”。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齋”指懷、抱，與“賁”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賁”。

③“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齋”通“資”，與“賁”詞義不同，不可改為“賁”，須保留原字。

④“齋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齋”通“齊”(劑)，指調配，與“賁”詞義不同，不改為“賁”，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為“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稗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而保留原

字。

拏(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為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晝”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為“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為“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為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𢓂(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𢓂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𢓂”讀 dié，“𢓂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𢓂”改為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𢓂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𢓂”讀 shà，通“敵”。《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敵血而定從。”其中“敵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𢓂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𢓂”收為“敵”的異體，但為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𢓂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𢓂”改為“敵”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𨔵(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𨔵畜產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𨔵”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為規範字“驅”。

②“至相𨔵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𨔵”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為“驅”，故